

暗 社 工

IN JUSTICE

吳子雲

他可能是別人，也可能是你。
重點是，你願不願意？



暗社工

IN JUSTICE

吳子雲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书章



暗社工／吳子雲 著.-- 初版.-- 臺北市：商周出版：家庭傳媒
城邦分公司發行，2015.10
面：公分.--（網路小說；252）
ISBN 978-986-272-887-1（平裝）
857.7 104018457

暗社工

作者／吳子雲

企畫選書人／楊如玉

責任編輯／楊如玉

版權／翁靜如

行銷業務／李衍逸、黃崇華

總經理／彭之琬

發行人／何飛鵬

法律顧問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 羅明通律師

出版／商周出版
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9 樓

電話：(02) 25007008 傳真：(02) 25007759

Blog：<http://bwp25007008.pixnet.net/blog>

E-mail：bwp.service@cite.com.tw

發行／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
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2 樓

書虫客服服務專線：(02) 25007718、(02) 25007719

服務時間：週一至週五上午09:30-12:00；下午13:30-17:00

24 小時傳真專線：(02) 25001990、(02) 25001991

劃撥帳號：19863813；戶名：書虫股份有限公司

讀者服務信箱：service@readingclub.com.tw

城邦讀書花園：www.cite.com.tw

香港發行所／城邦（香港）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

E-mail：hkcite@biznetvigator.com

電話：(852)25086231 傳真：(852) 25789337

馬新發行所／城邦（馬新）出版集團【Cité (M) Sdn. Bhd.】

41, Jalan Radin Anum,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,

57000 Kuala Lumpur, Malaysia.

Tel: (603) 90578822 Fax: (603) 90576622

email:cite@cite.com.my

封面設計／黃聖文

版型設計／豐禾設計工作室

排版／新鑫電腦排版工作室

印刷／高典印刷有限公司

■ 2015年10月初版

定價280元

著作權所有，翻印必究 ISBN 978-986-272-887-1

Printed in Taiwan

城邦讀書花園

www.cite.com.tw

暗社工
IN JUSTICE

吳子雲



[寫在前面]

[寫在前面]

吳子雲不是藤井樹？

如果你是因為喜歡「藤井樹」說的愛情故事而想看這本小說，那你真的不要白花錢了，這本小說裡面完全沒有愛情。

今年的八月十四日，我的公司信箱中出現了一封郵件，郵件主旨叫作：暗社工來找妳了。我心想，「暗社工」不是藤井樹新小說的書名嗎？怎麼會來找我，一點開信件，後悔

不已，這封信為什麼沒被公司的擋信軟體給擋掉呢？

這封信的內容是這樣的：

這樣好了，我也寫序，但就像我說的，一定很短。

但阿母也要寫，重點不是有沒有幫助，而是透過阿母的手來讓讀者看見當初簽《我們不結婚，好嗎》的那個阿呆，現在竟然寫了驚悚小說，一定是有什麼誤會。哇哈哈！

其實如玉應該也要寫才對。

以上為原文引用，至於如玉最後有沒有為《暗社工》寫些什麼，等讀者拿到書、讀到最後一頁就會知道了。

但是，一直到現在，我坐在電腦前，都還在想，我真能寫出什麼嗎？

又要寫出什麼，才能讓知道藤井樹的人了解，吳子雲不等於藤井樹。

又要寫出什麼，才能讓不知道吳子雲的人了解，藤井樹其實是吳子雲？

所以，我空出了一個下午，遠離了辦公桌上的報表及數字，帶著椅子，一個人躲到咖啡廳，面對著牆壁，一口氣看完了《暗社工》這本小說的初稿；它真的是一口氣，沒有中斷。但，事實上，是故事中的主角不讓我停下來，他們一直從故事中跳出來，不停地推著

我往下看，當我看到最後一頁時，才發現我竟然不自覺地讀完了這個故事。

我停了三秒，腦中盡是疑問，這是《我們不結婚，好嗎》的藤井樹嗎？

於是，第二天，我找出了《我們不結婚，好嗎》這本書，從第一頁開始讀起，一邊看著小說，一邊回憶當年大家在版上敲碗追文的情景，而那個青澀純真的吳子雲，似乎又坐到了我的面前，娓娓講述著這個讓人聽著便輕易陷入單純幸福氛圍裡的愛情故事。

我停了三秒，腦中疑惑著，這是《暗社工》的吳子雲嗎？

因為，在藤井樹的小說世界中，最吸引我的，一直是他對於人性細膩的處理與描寫，透過對話與主角們的互動，你可以跟著他們的心情，起伏著、揪心著；故事中沒有太多場景與畫面的描述，也沒有什麼時空背景的理想，因為在這些故事中，這些說明是多餘的，我們了解主角，彷彿這個故事就發生在你我或周遭朋友身上那般的熟悉，那般的難忘。

而這次，閱讀吳子雲寫的《暗社工》，情況剛好完全相反，看著這個故事時，腦中反而會出現很多不同的畫面，故事的著力點緊緊勾動著你對於現實殘酷與恐怖的想像極限，每個畫面都考驗著你對人性的理解與信任，與之前相同的，這個故事，真實到似乎可能正發生在你我左右。

最後，我要回答在信中，吳子雲問我：當初簽《我們不結婚，好嗎》的那個阿呆，現在竟然寫了驚悚小說，一定是有什麼誤會。

沒有什麼誤會。不管是那個寫細膩情感的藤井樹，或是現在的吳子雲，我看到的都是一個努力說故事的人，用他的文字、用他的夢想、用他的期待、用他的憤怒，去呈現、去表達每一個在故事背後想要傳遞給大家的訊息。

這所有的故事，同樣都是為了自己的夢想，而唯一不同的是，吳子雲其實不僅只是藤井樹。

黃淑貞（本文作者為吳子雲第一任編輯）

委託意願書

我在紙上寫了一張簡易的「委託意願書」，

等同於一份簡單的「合約」。

如果這件事往後有任何差錯，至少我還能有這張證明來替自己辯護。

而且，如果他真這麼希望由我來替他執筆，他幾乎沒有不簽的理由。



他來找我那一天，有個叫「閃電」的颱風正在逼近台灣本島。

雖然它的名字叫閃電，聽起來好像很快，但它不僅一點都不快，反而拖拖拉拉、扭扭捏捏的，像是在花蓮東方海面的西太平洋散步一樣，一下子看起來要往日本衝，但轉了個小圈又回到原點想往台灣撲，就這樣在原地折騰了三天，終於，它決定了目的地：台灣。

外圍環流四個字對台灣民眾來說一點都不陌生，常常颱風還沒到，本島就已經被雨灌得差不多了，等到颱風整個騎上台灣，要不傳出災情恐怕也很難。

可能是整夜雨下得有點大，也可能是腦袋一直在運轉著的關係，我一夜輾轉難眠，我想是因為今天早上十點整要跟他見面的關係，導致我無法入眠。

是的，我是緊張的，甚至我還有些害怕。

我答應一個陌生人，要和他一個特定的地點見面，答應他聽完他想說的話，而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，不知道他的來歷背景，甚至我只跟他在網路上信件往來大概兩個星

期左右。

離開床舖看了看時間，才清晨五點十四分，我索性泡了杯咖啡坐在書房裡聽著屋外淅淅瀝瀝的雨聲，順手打開電腦連上網，再把他寄來的許多封 mail 從頭到尾看一遍。

他寄來的每封信件開頭都沒有一般人信件往來會寫的客套稱呼，例如我姓趙，一般人會寫「趙先生你好」，但他沒有。

他的第一封信內容是：「我看你的書很久了，幾乎每一本我都看過，我喜歡你的筆觸，但我不喜歡你的內容喔，趙先生。」

第一封信就這樣，沒了，就這麼短。

這話看起來沒什麼禮貌，是的，但身為一個在出版界打滾十多年的作者來說，他這話其實算客氣了。我接過許多討厭我作品的人寫來的信，內容不外乎是「你的書好爛」、「媽的在寫什麼看不下去」、「這種文筆也敢寫書？」……等等，坦白說看了是會難過的，但明明我並沒有逼你看，不是嗎？

於是我也簡短回覆他：「嗯，謝謝你。」

我本來想回「謝謝你的指教」，但他信中並沒有任何指教，於是作罷。

隔天，他很快地寫來了第二封信：「哼，很囂張嘛，你可以再敷衍一點沒關係。」

就這樣，沒了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當我第一次看到這句話的時候，我感覺到一股莫名的壓力，像是被威脅，像是被恐嚇，像是有個人就在我面前盯著我看，眼睛連眨都不眨一下，甚至我幾乎可以想像到他在打這句話的時候其實是在冷笑的。

是在冷笑的！

面對這種情緒，我半是害怕，半是憤怒。

害怕是當然的，我在明，他在暗。我出書十多年，我時常出席新書發表會，我辦過很多演講和簽書會，我也會為其他作者朋友站台宣傳新書，全台灣都知道我的出版社是哪一家，甚至很多記者有我的電話。

簡單說，要找到我很容易。

憤怒就更當然了，誰被莫名其妙嗆聲不會感到憤怒的？

這時，害怕對著我的理智說：「好好地回應他。」

憤怒卻很直接地命令我：「他在嗆個屁？你還客氣什麼？」

「我囂張？你講話也可以再不客氣一點沒關係。」

我聽從了憤怒的建議，這時我的害怕完全銷聲匿跡。

接著有四、五天的時間，我沒有接到他的來信，我一度以為這個人會從此消失，甚至我還自以為是地認定他怕了。

一直到他的第三封信寄來，我才知道害怕並沒有人間蒸發，有那麼幾分鐘，我甚至沒勇氣打開信。

「趙先生，當我亂說話吧，你別生氣。我只是想用比較特別的方式吸引你的注意罷了，畢竟你曾經是個在出版界呼風喚雨的大作家。」他的第三封信這麼說。

「那恭喜你，你成功了，你確實吸引了我的注意，但同時，你也搞砸了，這封信之後，我不會再回應你。對了，原來我在你眼裡『曾經』有過呼風喚雨的重要性，但我知道你其實想說的是我過氣了，這是事實，我確實過氣了，謝謝你的稱讚。」在按下回信鍵之前，我為這最後兩句話深深嘆了一口氣。

是啊，我過氣了，早就。

剛開始，我寫的是旅行相關的文章，出了幾本類似旅遊指南的書。

我在當兵前就已經去過二十多個國家，當兵之後待在台灣的時間更少，一年出國十多次，平均一次二十天。我朋友都很羨慕我有個開旅行社的爸爸，還有一個當英文老師的媽媽。

因為旅行讓我看見世界有多大，人的生活文化有多不相同。我健談，而且我樂意交朋友，個性有點自來熟，很快就可以跟陌生人打成一片，就像是好萊塢電影裡演的一樣，輕易就可以在普通酒吧或餐廳裡認識新朋友那樣快速，我一點都不介意陌生人與我攀談。

也因為我到處旅行，我看過許多人一輩子可能都沒機會見到的畫面，像是極光、雪崩、火山爆發，甚至也去過到處都是難民的非洲落後國家。

相信我，你永遠無法想像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，竟然還有滿肚子都是蛔蟲和髒水的五歲孩子，只是送他一條從台灣帶出去的七七乳加巧克力，那笑容像是你送了整個世界給他。

於是我開始書寫社會關懷的內容，走遍大城市小鄉鎮，去挖掘一些最不為人知，卻天天都在發生的，最平凡也最需要被關懷的人，他們有什麼願望與故事。

我的書開始登上排行榜，從本來的十名左右，逐步爬到第三名，然後第二名，接著便時常是銷售冠軍，成為所謂出版界呼風喚雨的作者。

這樣的書寫多了，練就了說故事的本領，於是我試著寫小說，從短篇練習起，慢慢進步到可以駕馭長篇。大概是故事說得還不錯，有些電視台前來洽談，買了我的作品去